

【流光碎影】

□张机

现在的青龙桥向西沿泉城路走几百米路程,路北有一条南北走向的“按察司街”,史书记载:按察司始建于明初,是提刑按察使司的简称,乃一省最高司法机构。现在的按察司街南起泉城路,北至大明湖路,大约有七八百米长,街道两旁是方瓷砖铺就的两米多宽的人行便道,路东有大明湖路小学和大小商店,路西多为单位楼房和居民小区,整条街道平坦洁净。在素有“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”之说的老济南城,按察司街的名字很响亮,具有厚重的历史感,且令人敬畏。

《济南府志》记载,明洪武九年(1377年)移省治于此,提刑按察司署在府治东,近东城垣。济南府署在原开元寺址(现在的山东省政协所在地一带),明崇祯年间开始有了因按察司署所在而命名的“按察司街”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,按察司街南端地处济南府署的东边,所以这一段路称为“府东大街”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将青龙桥、府东大街、府西大街、院东大街、院西大街、西门大街合并为如今的泉城路。

我家世代久居的宽厚所街老宅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,出宽厚所街东头向北是赫赫有名的历山顶街,此街北头隔着府东大街与按察司街相对。大约四五岁的时候,我跟随长辈到按察司街南头路西一家电影院看电影,那年月还是无声电影,有一段情节至今清晰地留在我这个年过七旬的老翁脑子里:一位身体肥胖、穿戴考究的矮个子男士与一位精瘦高个男子迎面走过独木桥,桥下河水湍急,因桥面太窄胖男人侧身不慎落水,大声呼救,瘦男子毫不犹豫地跳入湍急的水流中,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胖子救上岸来,现在我仍然清楚记得两位演员都是当时上海大名鼎鼎的滑稽演员,憨态可掬的胖演员叫殷秀岑,精瘦高挑的演员是韩兰根。后来这座电影院因火灾停

【民间记忆】

□韦钦国

祝寿就是大家所说的“过生日”,也称“做寿”,区别无非是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祝寿方式而已——济南民间就有“四十不做寿,做九不做十”的习俗。这容易理解,因为“四”与“死”音相近,避讳罢了。

但过去并不是什么年龄的人都能做寿,家长给小孩过生日不叫做寿,那是哄孩子玩的。做寿一般是指过了50岁过生日才称做寿(半百寿),特别是满“九”之年,如59周岁时虚上一岁即做六十大寿(花甲寿);69周岁时虚上一岁即做七十大寿(古稀寿),这些“花甲”寿和“古稀”寿格外受到重视。另外,还有较少见的杖朝寿(八十岁,旧时指八十岁的老人可拄杖上朝)、米寿(八十八岁)、冻梨寿(九十岁)、期颐寿(百岁)、茶寿(一百零八岁)和双甲子寿(一百二十岁)等等。

每逢寿辰,子女及亲友都会赠送寿糕、寿点、寿面,到家里为老人祝寿——那时

## 按察司街今与昔



【饮饌琐忆】

### 黄家烤肉

□徐可顺

章丘古城(在绣惠镇)东北隅有处小湾,因周围聚居着几十口人的黄氏家族,当地人习惯叫它黄家湾。别看这湾儿小,水面杨柳轻抚,小船悠悠,也颇有小江南的韵味;更令人垂涎的,这儿还是“黄家烤肉”的故里。

初闻“黄家烤肉”是从嗅觉开始的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还在镇上读中学。由于学校毗邻黄家湾,每每黄家烧制烤肉时,空中弥漫的香味就随风潜入我的鼻孔,强烈地诱惑着味蕾,直让我浑身不自在;教室里琅琅的书声仿佛凝固了一般,同学们开始深深地吸噬香气,集体随口呼出的则是“真香啊”的感叹!要知道,在那个年代,农人们的生活是清苦的,整天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或煎饼,一般人家吃上“黄家烤肉”是件不可遇不可求的事儿。正是因了这透体、刻骨的“香味”,我对“黄家烤肉”好奇有加。

终于得尝“黄家烤肉”,得益于我当家的伯父,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会儿,他是村里会计,算盘打得特好。乡村累计账目时,他给念数的人说,你念多快我就打多快。他左右开弓,指头肚大小的算珠在他双手摆弄下,“啪、啪、啪”唱个不停,堪比万马奔腾的节奏。学珠算的人都知道,打算盘靠的是条件反射,做万位数以上“加减法”比计算机快得多。故伯父在乡里有“铁算盘”之称。他平日里喜好看书,讲《三国演义》活灵活现,个中人物让我记忆犹新。他虽不曾做过“烤肉”,但由于常常乡里来、村里去的,见识自然广,在我的穷追猛问之下,他圆了我的烤肉梦。

那天放学后,他把我喊到屋里。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鼓鼓的一个纸包交给我。我好奇地打开浸满油渍的纸包当儿,一股似曾相闻的味道扑鼻而来,我瞪大了眼睛,“这是‘黄家烤肉’?!”看着我惊讶的样子,伯父平缓地说,尝尝吧。看着巴掌心大、黄里透黑、灰白微红相间的嫩肉,我上来就是“咔嚓”一口,些许被咬碎的小薄片散落在地上,入口的烧肉翻腾着香味弥漫整个口腔,继而向食管及五脏六腑浸润。此时,我被这透体的香给醉了,被这穿肠的味给迷了。紧接着就来了第二口、第三口……香味在口腔中延续着、叠加着、充盈着。可是不知道到了第几口,我竟然咳嗽起来。原来为了让肉里浸盐味,得多放点盐才行。伯父见状,就说不能吃了,开始给我讲“黄家烤肉”的来龙去脉。

“黄家烤肉”是明朝末年黄家湾一黄姓人家最先烤制出来的,“色、香、味”俱全,还略带点咸,外酥里嫩,皮黄肉白,肥而不腻,是饭桌上的美味、酒桌上的佳肴;若是串个门、走个亲戚带上这个,那是很体面的事情。烤制的时候,家猪被宰杀后先要剔去五脏和腿子骨等大块的骨头,挂在烧烤架上,均匀地撒上花椒盐、大茴香等香料,腌制一下,再用棒子秸、麦秸或树枝叶围成垛点火烧烤就行了。

尽管伯父让我饱了眼福、口福,可是,终于有一天我出于好奇,还是趁放学的当儿,又溜进一户人家看烤肉。只见点火后,股股黑白相间的浓烟缭绕着从大院里飘然升空,飘向了十里八乡。其间,烤制师傅不断翻动肉块,调节火苗,肉皮烤黑、烤焦了,就刮去它,接着再烤、再刮焦皮……

如此三番五次,烤肉就熟了。等整体凉透后切开,烤肉的“色、香、味”就会立体迸散开来。烤肉的吃法因人而异,我喜欢把烤肉切成薄片后,就着窝窝头吃。有人则切片当酒肴,或用来炖白菜豆腐;性子急的,就直接与葱搭配、蘸酱卷煎饼吃。用来走亲访友的,多是切成大小适意、斤两适中的块儿,装在礼品盒里提着。

俗话说,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。据记载,“黄家烤肉”自清代以来,就已远近闻名,畅销京津沪等地,成为华夏神州知名特产或皇家贡品,自然也算得上当今省城的“泉范儿”。

本版投稿邮箱:qlwbxujing@sina.com



老济南按察司街北口(资料片)

业,我曾与一位老街坊聊起此处电影院,据说名为“春光电影院”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我在按察司街西侧不远的皇亭小学就读,我班一位余姓同学就住在按察司街中段路东一家高台子大院,门外是大青石台阶,宽阔高大的木质雕花门楼相当气派,一对厚重的对开大门上镶嵌着硕大的铜圆环,门口还有一对抱石鼓的门墩,大门终日紧闭。每次去找他都要敲响门上的铜环,闻声后他就立刻跑出来,但我们从没进去过,外人更难入内,小学还没毕业,余同学就跟随家长去了外省。

还记得街南段路东有一家店铺,高高的台阶,墙上留有大窗户,是一家当铺。据有关资料介绍,此当铺名为“裕鲁当”,店招牌“裕鲁当”三个大字由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于1933年题写。路西有一座天主教堂,当看到那些身穿黑色长衣、戴黑色头巾、脖子系着雪白色围巾的女士匆匆而过很是好奇,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天主教修女。

我每天四次过往按察司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,在济南一中读高中。那时候的运署街只有四五百米之长,狭窄的街道两侧全是平房,济南一中在路北,老式校门的上方镶嵌着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校名,学校东邻是一个卖学习用品的文具店。路南多为带厦檐的民房,西头有杂货铺和早点铺,街东首路南有一个邮局,一家照相馆,小街也算方便。自行车在当时是高档奢侈品,私家小轿车更是罕见,每到放学时刻,马路变成了学生世界。现在运署街东头连接着黑虎泉北路,那时还留有城墙的残垣,是个三岔路口,东南方向对着新东门,城墙内一段路叫东城根,向北直通老东门,顺小道向南右拐弯可到东小湾街、历山顶街和大湾街直到黑虎泉。

我们在济南一中求学时,每周上五天半的课,周六下午是班会和大扫除时间,一般早早就放学,我们几个同窗好友就相约兴高采烈地穿过运署街西头对面一条不足

一米宽的无名小胡同,去家住县东巷的延洪同学家,观赏他精心喂养的那几只毛茸茸胖乎乎的小白兔。同班好友铁龙同学酷爱文学,自高一便立志报考电影导演专业,自费订阅《电影文学》《北京文艺》等期刊,我们俩常去大明湖退园的省图书馆阅览室读书或借阅专业书籍。每每讲起电影“蒙太奇”他总是喜形于色侃侃而谈,如痴如醉好似真在做导演。我们也可以凭学生证,花一两毛钱的租金在碧波粼粼的大明湖荡起双桨,即便读高三,也毫无高考的升学压力。

光阴荏苒,岁月无情,50多年的时光匆匆而过,当年风华正茂的同学都年逾古稀,同窗学友延洪、铁龙还有我都是师范院校毕业后执教几十年的中学教师。最近几位校友小聚,谈论最多的是感念老一中培育我们的老师,而我更津津乐道按察司街和运署街那些历历可数的往昔见闻,老街怀旧情结跃然纸上,历久弥坚。

## “四十不做寿,做九不做十”



的寿点一般都是用面粉做的染红嘴的寿桃或寿星老人。如果是“有头有脸”的人做寿,亲友所赠礼品规格也随寿礼除寿桃、寿糕之外,往往还有酒、肉、鸡、鱼等,讲究送6色或8色礼。有些喜欢风雅的还会送些寿幛、衣料、鲜花盆景。若文人名士做寿,亲友多送诗文、字画、文物等为寿礼。撰写寿联一般来讲要分年龄段,还要

分男寿、女寿或男女双寿,不能乱来。

对老人过生日,民间有较多说法。比如,当天过生日的老人常坐在家中堂屋的八仙桌旁,其他人前来贺寿,寿星本人必食面条,寓意长寿。富有或大户之家有的要做寿三天,第一天称“暖寿”,第二天称“留寿”,生辰之日,专设礼堂或礼房,有的租用会馆,摆设香案,上悬寿幛,下陈福

禄寿三星瓷像,做寿人是女的则悬挂麻姑绣像。有的还办“堂会”,演唱各种曲艺以助兴,但无论有何讲究,做子女的都是“重点”:在做寿这天要站在门外代为迎候和致谢客人,祝寿时,子女要给老人磕头拜寿。已婚嫁分居的子女都要全家前来祝寿,以示尊重;子女若不前来,就会被认为“不孝”。如老人过66岁生日,为趋吉避凶,女儿要买一块猪肉作为礼品,有“六十六吃块肉”之说。

做寿是喜事,富有之家的老人过生日,祝寿活动极为隆重,一般要大摆宴席款待前来贺寿的亲朋邻居。宴席中也颇有讲究,即先让亲朋好友喝完酒后才能用饭,不能先吃饭再喝酒,如果冒昧上饭则视为不敬。现代人图方便常常是一家人到酒店“撮”一顿,虽然省心但也少了热闹的成分,终归不如在家中看到子孙满堂那般快乐,这也是一些老人不愿到酒店做寿的原因。